

國學小叢書

高適與岑參

楊蔭深著



著者 楊蔭深
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小

高適與岑參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目次

上篇 高適

第一章 高適的生平……………一

一 少年的拓落……………一

二 中年的困厄……………三

三 初任封丘尉……………六

四 受知與遭忌……………八

五 由少詹事至節度使……………一〇

六 晚年的榮達……………一二

第二章 高適的作品……………一四

一 高適作品概說……………一四

二 高適的邊塞詩.....一八

三 高適的遣懷詩.....二二

四 其他的雜詩.....二九

下篇 岑參

第一章 岑參的生平.....二三

一 岑參的先世.....三三

二 三十以前的不得志.....三五

三 由參軍至節度判官.....三七

四 由得意而失意.....四三

五 晚年的流落.....四六

第二章 岑參的作品.....四八

一 岑參作品概說.....四八

二	第一時期的詩·····	五三
三	第二時期的詩·····	五六
四	第三時期的詩·····	六四

目次

高適與岑參

上篇 高適

第一章 高適的生平

一 少年的拓落

高適字達夫，一字仲武，滄州渤海人。（新唐書作滄州渤海人。舊唐書作渤海蓆人。在今河北省滄縣附近。）父從文，位終韶州長史。

他少時拓落放縱，不事生業。新唐書適本傳云：「少落魄，不治生事。」舊唐書也云：「少濩落，不事生業。」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也云：「少性拓落，不拘小節，恥預常科，隱跡博徒，才名便遠。」可知他

在那時，只想做一個自由的人，放浪自在，不求才名。他在酬裴員外以詩代書中云：

少時方浩蕩，遇物猶塵埃，脫略身外事，交遊天下才……

也可知他的「浩蕩」「脫略」之處了。

但他總因為家貧，不得不向外求些發展。他似先到京華（長安）而後遊乎梁、宋之間。這是最潦倒的時代，受着不少的厄運。別韋參軍云：

二十解書劍，西遊長安城。舉頭望君門，屈指取公卿。國風沖融邁三五，朝廷歡樂彌寰宇。白璧皆言賜近臣，布衣不得干明主。歸來洛陽無負郭，東過梁宋非吾土。兔苑爲農歲不登，雁池垂釣心長苦。世人向我同衆人，唯君於我最相親。且喜百年有交態，未嘗一日辭家貧。彈碁擊筑白日晚，縱酒高歌楊柳春。歡娛未盡分散去，使我惆悵驚心神。丈夫不作兒女別，臨歧涕淚沾衣巾。

可知他在二十歲已西遊長安，初以公卿屈指可取，那知「白璧皆言賜近臣，布衣不得干明主」，他只好仍回來了。舊唐書適本傳也云：「天寶中，海內事干進者，注意文詞。」大約他那時不注意於文詞，（因為他年五十始留意於詩的）所以被摒卻了。

二 中年的困厄

如果以「二十解書劍，西遊長安城，」則他東歸遊於梁、宋，至少有二十餘年，因為舊史都說他年五十，始學爲詩。新唐書適本傳云：

年五十，始爲詩，卽工，以氣質自高。每一篇已，好事者輒爲傳布。

舊唐書也云：

適年過五十，始留意詩什，數年之間，體格漸變，以氣質自高。每吟一篇已，爲好事者稱誦。

唐才子傳也云：

年五十，始學爲詩，卽工，以氣質自高，多胸臆間語。每一篇已，好事者輒傳播吟玩。

今在他的集中，在梁、宋之間，便有許多作品，大多抒寫他的胸懷。便可知他在那時年已五十，仍不得志。如宋中十首，便是懷古悲昔，自抒其不平之氣，茲錄其四首如下：

梁王昔全盛，賓客復多才。悠悠一千年，陳跡唯高台；寂寞向秋草，悲風千里來。

登高臨舊國，懷古對窮秋。落日鴻雁度，寒城砧杵愁。昔賢不復有，行矣莫淹留。出門望終古，獨立悲且歌。憶昔魯仲尼，悽悽此經過。衆人不可向，伐樹將如何！逍遙漆園吏，冥沒不知年。無事浮雲外，閑居大道邊。古來同一馬，今我亦忘筌。

以此身比之孔丘、莊周，深覺知音之難得了。舊唐書說他「客於梁、宋，以求丐取給。」胡適說他「大概是一個高等叫化子」（見白話文學史第十二章八世紀的樂府新詞）。也可知他在那時的困厄了。如送蔡山人：

東山布衣明古今，自言獨未逢知音。識者閱見一生事，到處豁然千里心。看書學劍長辛苦，近日方思謁明主。斗酒相留醉復醒，悲歌數年淚如雨。丈夫遭遇不可知，買臣主父皆如斯。我今蹭蹬無所似，看爾崩騰何若爲？

這雖然是送蔡山人，也正是說他自己，「丈夫遭遇不可知，」因此想起朱買臣和主父偃來，終希望有朝一日，他也能得一官半職。他在苦雪中也說：

孰云久閒曠，本自保知寡。窮巷獨無成，春條祇盈把。安能羨鵬舉，且欲歌牛下。乃知古時人，亦

有如我者。

「安能羨鵬舉，且欲歌牛下，」這無疑是他想效甯戚飯牛的方法，自薦於明主了。他那時的渴望功名，實在已成白熱化的。如酬裴秀才：

男兒貴得意，何必相知早。飄蕩與物永，蹉跎覺年老。長卿無產業，季子慙妻嫂。此事難重陳，未爲衆人道。

「男兒貴得意」已說破了他的所願望了。他真怕長卿的這樣潦倒，季子的對不起妻嫂。如果他永遠得不到一些功名，那真是「此事難重陳，未爲衆人道」了。因此他又羨慕一般已經有了高位的人，是怎樣的燕樂。效古贈崔二云：

十月河洲時，一看有歸思。風颺生慘烈，雨雪暗天地。我輩今胡爲？浩哉迷所至！緬懷當途者，濟濟居聲位，邈然在雲霄，寧肯更淪躓。周旋多燕樂，門館列車騎，美人芙蓉姿，狹室蘭麝氣，金爐陳獸炭，談笑正得意，豈論草澤中，有此枯槁士？我慙經濟策，久欲甘棄置。君負縱橫才，如何尙顛顚？長歌增鬱快，對酒不能醉。窮達自有時，夫子莫下淚！

末後雖有「窮達自有時，夫子莫下淚，」這也不過是聊以解嘲，自慰慰人而已。

但他雖然年五十始爲詩篇，卻因爲「卽工」的緣故，所以「每一篇已，好事者輒爲傳布。」那時宋州刺史張九臯，就很賞識他，於「深奇之」之下，遂被薦舉有道科。自此以後，他纔得一露頭角了。他纔達到了他的志願了。

三 初任封丘尉

適既被薦於有道科中第。時右相李林甫擅權，薄於文雅，唯以舉子待之，因此只調他爲汴州封丘尉。那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縣尉，怎樣能使他得志呢？大材小用，這又使他失望了。他的封丘縣云：

我本漁樵孟諸野，一生自是悠悠者。乍可狂歌草澤中，寧堪作吏風塵下。祇言小邑無所爲，公門百事皆有期。拜迎長官心欲碎，鞭撻黎庶令人悲。歸來向家問妻子，舉家盡笑今如此。生事應須南畝田，世情付與東流水。夢想舊山安在哉，爲銜君命日遲迴。乃知梅福徒爲爾，轉憶陶潛歸去來。他覺得從前白熱化想做官的無謂了。「拜迎長官心欲碎，鞭撻黎庶令人悲，」這便是他感到做官

的苦處。『乃知梅福徒爲爾，轉憶陶潛歸去來。』他不想做官，卻想起陶潛的歸去來了。

但這不過是他做到官時感到官的無味，他在初上任時，還覺得雖去「折腰」，猶有榮幸，至少「此時亦得辭漁樵，青袍裹身荷聖朝」了。他也已受到明主的青睞，而不是從前「白璧皆言賜近臣，布衣不得干明主」了。留別鄭三章九兼洛下諸公云：

憶昨相逢論久要，顧君哂我輕常調。羈旅雖同白社遊，詩書已作青雲料。蹇蹢蹉跎竟不成，年過四十尙躬耕。長歌達者杯中物，大笑前人身後名。幸逢明聖多招隱，高山大澤徵求盡。此時亦得辭漁樵，青袍裹身荷聖朝。犂牛釣竿不復見，縣令邑吏來相邀。遠路鳴蟬秋興發，華堂美酒離憂銷。不知何時更攜手，應念茲晨去折腰。

看他那時「犂牛釣竿不復見，縣令邑吏來相邀」是多麼的高興，是多麼的歡樂，使他踏上一條榮幸的途上呢。可是事到臨頭，仍感覺「一生稱意能幾人」（題李別駕壁）「更於時事無所求」（邯鄲少年行）了。這一種矛盾的心理，我們不能奇怪他的原因是一個小小的縣尉，使他太不能發展才能了。結果他終於去位，客於河西。

四 受知與遭忌

適既客河西，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見而異之，表爲左驍衛兵曹，充翰府掌書記。自是他乃得一展其長了。翰入朝時，又盛稱其才於上前。及安祿山作亂，帝徵翰討賊，適也被拜爲左拾遺，又轉監察御史，仍佐翰守潼關。適有登隴云：

隴頭遠行客，隴上分流水。流水無盡期，行人未云已。淺才通一命，孤劍適萬里。豈不思故鄉，從來感知己。

這便是他感激哥舒翰的能知己，使「淺才通一命」，他也不再思故鄉了，去效陶潛的歸去來。後來翰兵敗，玄宗問羣臣策安出。適請竭禁藏，募死士抗賊，仍未爲晚。不報。及玄宗西幸，他也自駱谷西馳，奔赴行在，至河池郡謁見玄宗，因陳潼關敗亡之勢說：

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，臣頗知之。然疾病沉頓，智力將竭。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爲香火，使倡婦彈箏篴琵琶，以相娛樂，樽蒲飲酒，不恤軍務。蕃、渾及秦、隴武士，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，食倉米

飯，且猶不足，欲其勇戰，安可得乎？故有望敵散亡，臨陣翻動，萬全之地，一朝而失。南陽之軍，魯吳、何履光、趙國珍，各皆持節，監軍等數人，更相用事，寧有是戰而能必勝哉？臣與楊國忠爭，終不見納。陛下因此履巴山、劍閣之險，西幸蜀中，避其蠱毒，未足爲恥也。

玄宗嘉其言，不久便遷爲侍御史。時爲天寶十五載（七五六）至成都，八月制曰：

侍御史高適，立節貞峻，植躬高朗，感激懷經濟之略，紛綸瞻文雅之才；長策遠圖，可云大體；讜言義色，實謂忠臣。宜迴紕逖之任，俾超諷諭之職，可諫議大夫，賜緋魚袋。

自是他改爲諫議丈夫，負氣敢言，權幸側目。時肅宗以皇太子卽帝位，二年，永王璘起兵於江東，欲據揚州。早時玄宗以諸王分鎮，適切諫不可，至是肅宗聞他論諫有素，召與相謀。他因陳江東利害，永王必敗。帝奇其對，遂以他兼御史大夫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淮南節度使，詔與江東節度使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，會於安州。師將渡，而永王敗，果出他所料，遂罷兵。可是這樣一來，又有人忌他是多才了。「誓當剪鯨鯢，永以竭駑駘。小人胡不仁，讒我成死灰！」（酬裴員外以詩代書）舊唐書適本傳云：「李輔國惡適敢言，短於上前，乃左授太子少詹事。」這太子少詹事，只管東宮的事，使他雄勃

物的志願，又不能發展出來了。

五 由少詹事至節度使

適既爲太子少詹事，未幾以蜀中亂，出爲蜀州刺史，不久遷彭州。劍南自玄宗還京後，於綿、益二州，各置一節度使，百姓勞敝於調度，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，論之曰：

劍南雖名東西南川，其實一道。自邛、關、黎、雅界於南蠻也；茂州而西，經羌中至平戎數城，界於吐蕃也。臨邊小郡，各舉軍戎，並取給於劍南。其運糧戍，以全蜀之力，兼山南佐之，而猶不舉。今梓、遂、果、閬等八州，分爲東川節度，歲月之計，西川不可得而參也。而嘉陵比爲夷獠所陷，今雖小定，瘡痍未平。又一年已來，耕織都廢，而衣食之業，皆貨易於成都，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。今可稅賦者，成都、彭、蜀、漢州，又以四州殘敝，當他十州之重役，其於終久，不亦至艱。又言利者，穿鑿萬端，皆取之百姓。應差科者，自朝至暮，案牘千重，官吏相承，懼於罪譴，或責之於鄰保，或威之以杖罰，督促不已，逋逃益滋，欲無流亡，理不可得。比日關中米貴，而衣冠士庶，頗亦出城。山南、劍南，道路相望，村坊市肆，

與蜀人雜居，其升合糾儲，皆求於蜀人矣。且田土疆界，蓋亦有涯，賦稅差科，乃無涯矣。爲蜀人之計，不亦難哉？今所界吐蕃城堡，而疲於蜀人，不過平戎以西數城矣。邈在窮山之顛，垂於險絕之末，運糧於束馬之路，坐甲於無人之鄉，以戎狄言之，不足以利戎狄；以國家言之，不足以廣土宇。奈何以險阻彈丸之地，而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？恐非今日之急務也。國家若將已戍之地不可廢，已鎮之兵不可收，當宜卽停東川，併力從事，猶恐狼狽，安可仰於成都、彭、漢、蜀四州哉？慮乖聖朝，洗盪關東，掃清逆亂之意也。倘蜀人復擾，豈不貽陛下之憂？昔公孫弘願罷西南夷，臨海專事朔方，賈捐之請棄珠崖以寧中土，讜言政本，匪一朝一夕。臣愚望罷東川節度，以一劍南。西山不急之城，稍以減削，則事無窮頓，庶免倒懸。陛下若以微臣所陳，有裨萬一，下宰相廷議，降公忠大臣，定其損益，與劍南節度使終始處置。

疏奏不納。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，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旼。適率州兵，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，斬之。而其時西川牙將花驚定，恃勇旣誅子璋，大掠東蜀。帝怒光遠不能戢軍，乃罷之，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，劍南西川節度使。

六 晚年的榮達

廣德元年（七六三）代宗卽位，吐蕃陷隴右，漸逼京畿。那時適年已老邁，猶練兵於蜀，臨吐蕃南境，欲以兵力牽制吐蕃，而出師無功，反失松、維二州及雲山城。代宗乃命黃門侍郎嚴武代其職，召適還爲刑部侍郎，不久又轉左散騎常侍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進封渤海縣侯，食邑七百戶。永泰元年（七六五）正月卒，贈禮部尚書，諡曰忠。他的生年已不可考，大約享年六十餘歲。史稱「有唐已來，詩人之達者，惟適而已。」（見舊唐書）

關於他的一生，他有一首酬裴員外以詩代書，可以說是他的自傳，茲附錄於下：

少時方浩蕩，遇物猶塵埃。脫略身外事，交遊天下才。單車入燕趙，獨立心悠哉。寧知戎馬間，忽展平生懷。且欣清論高，寧顧夕陽頹。題詩碣石館，縱酒燕王臺。北望沙漠垂，漫天雪暗皚。臨邊無策略，覽古空徘徊。樂毅吾所憐，拔齊翻見猜。荆卿吾所悲，適秦不復迴。然諾多死地，公忠成禍胎。與君從此辭，每恐流年催。如何俱老大，始復忘形骸。兄弟眞二陸，聲華連八裴。乙未將星變，賊臣候天災。